

제16회 평화와 번영을 위한 제주포럼
JEJU FORUM 2021
FOR PEACE & PROSPERITY

지속가능한 평화, 포용적 번영
Sustainable Peace, Inclusive Prosperity



마스다 하지무

Masuda Hajimu

국립 싱가포르대학교 교수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ofessor

토론문

‘사회 전쟁’의 시점에서 학살 사건을 재고하다

以“社会战争”的视角重新审视屠杀事件

益田肇

新加坡国立大学

非常感谢济州论坛的邀请。我是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的益田肇。我的研究领域是20世纪亚洲历史、韩国战争和冷战史。最近,我专注于通过聚焦被称为“社会战争”的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斗争从而重新审视冷战世界及其历史。

在这里我要谈一谈我对朴泰均教授发表内容的看法。发表内容中最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朴教授对济州岛4·3事件重新讨论的方法。朴教授不单将4·3事件看作韩国历史的事件,而是在世界史的框架下理解该事件,并将发生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屠杀事件归类到一起进行思考。

朴教授在开头指出,济州岛事件的本质及其规模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已经经过调查,但至今仍未完全查明。此外,为了加深对事件的理解,还介绍了发生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屠杀事件,特别是越南战争时期美军和韩国军队造成的屠杀事件和印度尼西亚屠杀(1965-1966)事件。

朴教授强调,不管出于哪种情况,国家操控舆论或宣传动员人们制造屠杀的舞台、进行了数不清的屠杀事件,但战争结束后却隐瞒了这其中国家的作用。因此,最终提到了对国家承担责任的要求、真实和补偿的必要性。最后还呼吁,关于围绕济

州事件的社会纷争和历史抗争的学术研究要得到进一步研究。

作为讨论者,我想提出两点看法。一是扩大比较范围,二是从社会抗争的角度更加深刻地思考。那么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说明。首先,朴教授将济州岛事件与越南或印度尼西亚的屠杀事件做了对比,我建议扩大比较范围,把世界各地发生的诸多社会镇压事件都纳入比较对象。这样的社会镇压中,除了之前朴教授提及的印度尼西亚大屠杀事件之外,还有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日本的赤色整肃、台湾的白色恐怖、菲律宾的虎克军反叛镇压等事例。

也许有人会对把这些历史事件称为“社会镇压”感到惊讶。因为这些事件通常被认为是“政治镇压”,更具体地说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发生的反共镇压的典型事例。当然,从常识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这与冷战时期的镇压并无二致。但是从社会抗争或历史对立等层面着手,单独分析每一起事件,就会发现它们完全不同。

例如,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共政治的典型事例,但如果仔细调查受害者,就会发现他们不一定是共产主义分子或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其中反而非洲裔美国人、公民权运动家、劳动运动家、女权主义运动家、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国营住宅或国民介护保险制度等新政项目的倡导者等人士占多数。

如此多样的人共享的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相反,可以说它体现了大萧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变化的要素。即,以社会视角来看,麦卡锡主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混乱中,为封锁并抑制各种意见差异而扩散的一种本土主义反击,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保守主义的社会现象。

由于时间的关系在这里虽然无法逐个分析日本、台湾、菲律宾以及世界各地的事例,但在我在我已经出版的英文版和日语版书中,考证了这些事例,将这些事例叙述为“社会战争”这一世界现象的一部分。书中探讨了若在当今社会可以被称为“草根保守”的普通人为了维持社会的“秩序”和“和谐”,在“冷战”的名义下封锁了多少不同的

意见差异和社会变化要素。

我的书中并不包括之前提到的印度尼西亚屠杀事件（1965—1966）。但是在新的研究项目“冷战的再认识：以亚洲的经验思考”中，我与印度尼西亚学者多次进行了共同研究，从社会视角重新探讨了印度尼西亚屠杀事件。毫无疑问，国家、特别是军队在这一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我们的研究还重新审视了各种社会对立和当地问题。例如村庄或附近发生的政治、经济矛盾，甚至包括性别、宗教、民族对立、私人纷争等诸多问题。

也就是说，扩大比较范围，将济州岛事件与这些社会镇压相比较，也许比起差异反而会发现很多共同点。通过这些认识，朴教授指出的最后一个要点，关于正视社会抗争或历史对立的必要性会被更加郑重的重新审视。

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就会产生很多疑问。“以冷战之名，实际上在人与人之间到底会发生会什么样争吵？”。例如，也许会有一下疑问。“战后韩半岛发生的各种对立真的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产生的吗？”，“大屠杀真的只在国家权力和民众之间进行吗？”，“在济州岛，没有社会、文化、地区对立吗？”

即，在“冷战对立”的名义下，社会、文化、地区乃至性别、世代之间都包含着怎样的对立呢？虽然意识形态很重要，但各个人的哪些心情会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出来呢？概括的说，我感兴趣的是关于事件发生前后实际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与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韩半岛以及韩国社会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变化。这尤其适用于济州岛。因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结束后，上千、上万名济州岛民从日本回到了济州岛。实际上，在殖民统治时期，很多岛民都横渡去了日本。其中我的故乡大阪的朝鲜人中有一半是济州岛居民。

因此,从战争爆发前大阪发生的朝鲜人劳动运动历史和朝鲜女性对此地积极参与来看,即便是认为他们将战后的新习惯、文化、新社会运动的理想面貌、新性别概念带回了济州岛,也毫不奇怪。更何况,即便说这一切在济州社会撒下了变革的种子、同时成为社会张力的导火索,并且这把火烧得比韩半岛的任何一个地区都更加猛烈,也完全不足为奇。

如果像这样扩大比较对象的范围,把焦点放在社会对立的层面,不仅可以将济州岛事件定位在20世纪世界史的宏观框架内,也许还可能对济州岛事件的性质本身得出新的见解。虽然我还没有和韩国研究者进行过共同研究,但是今后如果能和济州岛或韩国学者一起推进这样的研究,我会非常欣喜。

感谢各位的聆听。